

凯文·E·弗雷德里克博士，瓦尔多派，第 12
讲，
全副武装，亨利·阿诺德，
光荣回归，1685 年至 1690 年© 2024 凯文·弗雷德里克和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在讲授瓦尔多派历史。这是第 12 节，全副武装，亨利·阿诺德，光荣回归，1685 年至 1690 年。

这篇布道题为“全副武装”，讲述了光荣回归的故事，世界各地的瓦尔多派社区都会庆祝这一回归。

每年八月。由一个名叫亨利·阿诺德或亨利·阿诺德的人领导。亨利·阿诺德是一名牧师，因此他的领导能力通常包括非常强大的精神领导力和军事领导力。

因此，我与你们分享一段诗篇的摘录，这首诗篇是在他们面临死亡前的最后一晚写下或读到的。这首诗篇是读给他们听的，然后根据这首诗篇向他们布道。从 1689 年 8 月开始到 1690 年 5 月结束，在光荣归来的每一天，阿诺德都会以一种精神专注的态度带领战士们。

他会带领他们祷告和读经，每天向他们讲道一次，这对任何牧师来说都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从诗篇 68 篇，我正在阅读第 1 至 6 节、第 17 至 22 节和第 28 至 35 节的摘录。愿上帝兴起。

愿他的仇敌四散，愿恨他的人在他面前逃跑，愿他们被他驱逐，如烟被吹散一样。

恶人在神面前必灭亡，如同蜡在火面前熔化。义人却要欢喜，在神面前欢呼。

让他们欢欣雀跃。向上帝歌唱。以上帝的名义歌颂。

向那驾云而行的，高歌一首。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你们要在他面前欢呼。

神是孤儿的父亲，是寡妇的保护者。神赐下荒凉的家，使被囚的人得享平安，但悖逆的人却住在干旱之地。

主带着两万、数千、数千的强大战车从西奈来到圣地。你们登上高山，带领俘虏，接受人们的礼物，甚至接受那些反对主神在那里居住的人的礼物。主是值得称颂的，他每天都在支持我们。

上帝是我们的救赎。我们的上帝是救赎之神，上帝是主，我们能脱离死亡。但上帝会打碎敌人的头颅，打碎那些走在罪恶道路上的人的头顶。

主说，我要把他们从巴珊带回来。神啊，求你施展你的大能。神啊，求你彰显你的力量，正如你以前为我们所做的一样。

因你的耶路撒冷圣殿，君王们都向你献上礼物。求你斥责芦苇丛中的野兽，斥责牛群和人民的牛犊。践踏那些贪图贡品的人。

驱散那些热衷战争的人民。让铜被带到埃及面前。让古实人赶紧向上帝伸出双手。

地上的万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要向耶和华歌颂。天上的作家啊，上古的诸天啊，你们要听。

他发出声音，就是大能的声音。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严在以色列之上，他的权能是在穹苍之中。以色列的神在他的圣所中可畏可畏。

他赐予他的人民权力和力量。上帝值得赞美。这是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愿上帝兴起，将敌人驱散。1690 年 5 月 14 日早晨，在经过近八个月的围攻后，瓦尔多派战士们聚集在一起，聆听他们的传教士兼军事指挥官亨利·阿尔诺的讲话，并在精神上、身体上和灵魂上为敌军的最后进攻做好准备。

瓦尔多派的防御工事连续几天遭到炮火的无情轰击，在两周的时间里，瓦尔多派被赶回了山腰上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地方叫 Pan de Zucara，即糖面包山，是山脊上的一块岩石，形状像一条面包。那天清晨，所有幸存的 347 名男子聚集在一起，在黎明时分进行礼拜，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补给和弹药，他们预计 1690 年 5 月 14 日很可能是他们在世上的最后一天。那天早上，他们肩负着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被击败并被消灭，他们的妻子、孩子和其他瓦尔多派教徒很可能永远不会回到他们心爱的祖国定居。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一切希望似乎都破灭了。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早晨，他们转向他们的领袖亨利·阿尔诺和上帝，唱着《诗篇》第 68 篇，这是一首感恩和拯救的诗篇，聆听了上帝天意恩典的布道，在绝望和不可克服的困难中希望他们能幸存下来。阿尔诺再次试图通过求助于上帝，为这一小群战斗力量注入力量、指导和方向。

阿尔诺 1641 年出生于拉图尔，后改名为托拉佩拉奇，十几岁时开始在威廉·奥兰治手下当兵。阿尔诺很快升职为威廉·奥兰治军队的上尉。三十多岁时，他退伍并接受牧师培训，并于 17 世纪 80 年代初在教会中服务。

随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 1685 年废除了《南特敕令》，该敕令赋予法国胡格诺派新教徒信仰他们自己选择的神的权利。路易十四认为一个国家内有两种宗教是软弱的表现。因此，路易在 1685 年试图建立一个信仰统一的国家，并下令彻底消灭法国所有新教徒。

许多胡格诺派教徒被处死。还有许多人被流放到瑞士和德国。次年，即 1686 年，路易十四与萨伏依公爵及其萨伏依军队结盟，扩大了他的宗教清洗范围，将科蒂安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瓦尔多派也纳入其中。

1686 年 5 月，在指挥官尼古拉斯·卡蒂纳特的领导下，法国军队清洗了瓦尔多派的家园。瓦尔多派共有 14,000 名信徒，其中 8,500 名男女老少被士兵围捕并囚禁。三天的战斗中，又有 1,600 人丧生。

另外有 2,000 人皈依天主教，数百人逃亡日内瓦，留下一支相对较小的队伍，不到 1,000 名战士，后来被盟友和敌人称为“无敌者”。在被监禁的 8,500 人中，超过 60% 的人在接下来的八个月内死于饥饿、口渴和疾病。1686 年深秋，“无敌者”与路易十四及其盟友萨伏依公爵达成了一项条约。

无敌军团承诺离开山谷前往瑞士，以换取释放幸存的囚犯，这些囚犯也将被流放到瑞士。在萨瓦军队的看守下，3000 多名囚犯被释放出监狱，其中大部分人病入膏肓、憔悴不堪，他们只能在隆冬时节徒步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日内瓦。在 3000 多名获释囚犯中，只有不到 2300 人活着抵达。

相比之下，1685 年春天住在科蒂安阿尔卑斯山的 14,000 名韦尔多派教徒中，不到一年后，只有 3,381 人还活着，他们被流放到日内瓦。日内瓦加尔文教公民热情地接待和照顾了这些幸存者。抵达后不到一个月，韦尔多派领导人就开始计划从法国军队手中夺回山谷，并开始向欧洲各地的新教国家寻求经济支持和援助。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两次试图返回都失败了，终于在 1689 年 8 月 16 日和 17 日的夜晚，行动的时刻到来了。亨利·阿尔诺受威廉·奥兰治的委任，现已升任上校，他成功地从英国和新教国家筹集了资金，为夺回瓦尔多派家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装备。阿尔诺在日内瓦湖畔召集了 900 名瓦尔多派和胡格诺派男子，开始了 130 英里的阿尔卑斯山脉之旅。

他们甚至还没离开湖畔地区，200 多名士兵和主要军事指挥官就被天主教民政当局抓获。他们被监禁，后来被杀害。近 700 名士兵开始向南艰难行进，翻越了无数山脉，起初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但有时，他们行动的消息会提前传开，当地天主教官员伏击和拖延他们行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在半路上，他们遭遇了最强大的抵抗，在萨尔伯特隆桥上，法国军队以 2,500 人为压倒性优势发起了反攻。在火枪的猛烈射击下，阿尔诺损失了数十人。

虽然瓦尔多斯战士给法军造成了更惨重的损失，并击溃了他们防守桥梁的部队，但在返程途中，阿尔诺损失了数十名士兵，因为他们无法跟上法军强行行军的无情步伐。当他们进入瓦尔多斯山谷时，他的战斗力已降至 600 人。

从离开日内瓦到穿越暴雨和积雪深厚的山峰，仅用了 11 天时间，瓦尔多派战士就回到了他们的山谷。一路上，当法国人得知他们在某个地方时，瓦尔多派战士已经抢在法国军队前面发动了攻击。阿尔诺军队的速度是他们最强大的战术之一，这确保了他们成功返回家园。

回到卢塞恩山谷中心地带后，200 名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从日内瓦离开后就与瓦尔多派并肩作战，他们脱离了军队，返回了法国多芬地区的故乡。不幸的是，这群战士后来被法国军队俘虏。他们要么被杀，要么被迫在法国船上当奴隶。

到 9 月底，在法国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之一尼古拉斯·卡蒂纳特将军的率领下，一支由 10,000 名法国士兵组成的部队追击，阿尔诺的战斗部队现在人数约为 400 人。阿尔诺需要一个天然的防御位置，他与他的士兵讨论了杰出的瓦尔登斯军事战术家约翰·阿维尔的建议，这是他在流亡期间在日内瓦提出的。约翰·阿维尔认为，日耳曼诺斯卡山谷的一个名叫巴西利亚的地方是他们祖国边境内最容易防御的天然堡垒。

众人一致同意，十月的第三个星期，他们抵达巴西利亚，开始在山上搭建庇护所和防御工事。阿尔诺派出士兵从荒废的村庄取回食物，并与该地区的天主教定居者发生冲突以求生存。1689 年秋天，卡蒂纳特率领 10,000 名法国士兵组成的压倒性军队多次袭击瓦尔多派的据点，但瓦尔多派用子弹、巨石和出乎意料的游击战术进行了防御，直到深秋降雪。

10 月下旬，法国人撤退到 40 公里外的皮纳罗拉过冬。在被驱逐到日内瓦之前，一些瓦尔多派教徒曾住在这个地区，他们告诉阿尔诺，附近一家磨坊的一块磨石被移走并埋在沙子里，以防天主教徒拿走。一小队人挖出了磨石，并很快将其放回磨坊，恢复其正常运转，战士们得以用从废弃村庄收集的谷物制作面粉。

在此期间，瓦尔多斯人靠着他们能采集到的任何谷物和草药勉强维持生计，但到了二月中旬，他们的食物几乎全部耗尽。大约在这个时候，一阵温暖的奇拉科风融化了阿尔卑斯山谷的积雪，露出了积雪下几个月前未收割的玉米、黑麦和燕麦田。就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奇迹般地，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粮食，足以维持他们整个围城。

1690 年 4 月下旬，10,000 名法国士兵撤离了他们在皮纳罗拉的冬季营地，返回巴西利亚进行最后的攻击。在冬季的几个里，路易十四说服萨伏依公爵为这场战役额外提供 12,000 名萨伏依士兵，法国人感到对瓦尔多派抵抗的胜利是板上钉钉的。随着春天的到来，22,000 名士兵聚集在 Le Quatre dents（即四齿峰）下方的山谷中，击败了不到 400 名瓦尔多派残余士兵。

几年前我去那里的时候，我拍了一些照片，没错，那里的那些山峰看起来就像四颗牙齿，一个接一个，这就是它们名字的由来，也是这篇布道的标题的由来。4 月 30 日，卡蒂纳特挑选了 4,000 名最优秀的部队对瓦尔登派进行正面攻击。两个团被派往俯瞰巴西利亚的高山，但那里的积雪厚达数英尺，士兵们很难到达这些高高的山脊，导致大多数士兵在严酷的天气条件下遭受暴露和冻伤。

5 月 2 日中午，法国和萨伏依军队对瓦尔多派守军发动了一次协调不力的攻击，与此同时，一场暴风雪袭击了高峰。进攻纵队被瓦尔多派守军彻底击退，并在暴风雪中被反击击溃。数百名法国和萨伏依军队阵亡，瓦尔多派守军没有一人损失。

卡蒂纳特和他的指挥官在接下来的十天里策划了最后的进攻，等待着低海拔地区的大部分积雪在春日的阳光下融化。炮兵已经调来，大炮轰击了瓦尔多的防御工事，迫使他们回到山上，回到他们最后的堡垒潘迪苏克雷。到 5 月 14 日，剩下的 347 名瓦尔多派被完全包围，他们正面和侧面面对山谷下方的三个团，还有两个团驻扎在瓦尔多派防线上方和后方的高山山脊上。

一队队骡子拉着马车，每辆马车上都架着便携式绞架，等待着瓦尔多派战士的失败和被捕。任何幸存者都将被绞死，他们的尸体在返回都灵的途中被游街示众。阿尔诺和卡蒂纳特都很清楚，第二天瓦尔多派的抵抗就会失败。

但那天晚上，浓雾笼罩群山，当瓦尔多派讨论他们可能的策略时，菲利普·特兰·普拉特上尉，一个从小在山里玩耍和打猎的人，建议从他们堡垒下来的一条最难走的路线逃跑，他认为这条路线是周围军队巡逻最少的路线。瓦尔多派点燃了他们的篝火，这样法国人就会认为他们还在那里。与此同时，普拉特带领着一队人肩并肩地穿过浓雾，经常不得不手脚并用地爬过悬崖，穿过防守严密的法国防线。

在他们逃跑的途中，一名瓦尔多派教徒突然需要用双手稳住身体，不小心让一个金属水壶从他手中掉落，水壶叮当作响地从山坡上掉下来。这一小队人突然停下脚步，听到法国哨兵在雾中喊道：“谁在那里？”但随后没有回应，哨兵就把声音驱散了，瓦尔多派教徒心惊胆战，在浓雾的掩护下继续沿着陡峭的悬崖往下走。

早上，瓦尔多斯军队被发现在离堡垒半天路程的山脊上。除了极少数伤势最严重的人外，其他人都逃走了。卡蒂纳特和他的军队再一次错失了他们以为唾手可得的胜利，法国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一直在追击他们，希望通过彻底消灭他们来最终解决瓦尔多斯的问题。

然而，最后一个因素在瓦勒度派军队的营救中发挥了作用。在与英国、荷兰和奥地利的新教国家进行了数月的私下谈判后，萨伏依公爵改变了与法国的盟友关系，出人意料地与新教国家联手，以遏制全欧洲最强大的君主路易十四。公爵派出使者会见瓦勒度派，并承诺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帮助击败法国，他们将获得自由。

瓦尔多派教徒毫不犹豫地再次向萨伏依公爵宣誓效忠，并在随后的几年中为公爵驱逐法国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最终，一小队战士不仅光荣地返回了山谷，还在严冬中在山顶上挖了八个月的坑，靠从废弃的房屋和村庄里找到的垃圾食物勉强维持生计。他们不仅在一支实力强大、装备精良得多的军队的反复袭击

中幸存下来，而且在所有希望似乎都消失的时候，他们成功地逃离了两支人数超过五十倍、完全包围他们的军队的魔爪。

在荣耀归来之际，阿尔诺亲笔向读者问道：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旨意吗？最令人惊奇的是，1689 年，巴西利亚周围山谷的谷物在生长季节未被收割，直到 1690 年 2 月至 4 月才被发现可以收割。亨利·阿尔诺作为牧师，每天带领他的士兵早晚虔诚祈祷，并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每周向士兵布道数次，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回顾了巴西利亚围城战。他问道，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瓦多伊人被允许在隆冬而不是盛夏收割，难道有人能拒绝承认这是上帝的旨意吗？今天早上，我们用诗篇 68 的第一句话来回应，当一切希望似乎都破灭时，士兵们唱出了这首歌，愿上帝兴起，使敌人四散。

再次问道，除了上帝，还有谁能激励这么一小撮人，他们身无分文，没有金银财宝，也没有任何其他世俗援助，有勇气去与当时令整个欧洲颤抖的国王作战？愿上帝崛起，让他的敌人四散奔逃。阿尔诺继续说道，能否想象，如果没有绝对神圣的保护，这些可怜的人们被封锁了 8 个月，几乎像死人一样埋在地底下，睡在稻草上，他们最终会取得胜利？愿上帝崛起，让他的敌人四散奔逃。阿尔诺还反思了上帝之手通过山区天气事件造成的后果，包括 5 月 2 日的暴风雪，当天法国和萨伏依军队协同进攻，以及 5 月 14 日滚滚而来的雾气，当时一切希望似乎都消失了。

让上帝兴起，让敌人四散。上帝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将谷物保存在地上，难道不是在说，要让这些受迫害的人在严冬和围困的艰难时期得到食物吗？这些都是我真正的孩子，是我所选择和所爱的，我很高兴在我的天意中喂养他们。让他们的迦南之地——我把他们带回的地方——再次见到他们并为他们献上一份不同寻常、几乎超自然的礼物。

阿尔诺总结道，让上帝兴起，让敌人四散。我还要补充一点，当敌方人数经常处于 10 比 1 甚至 50 比 1 的劣势时，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屡屡取得的军事胜利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瓦尔多派始终占上风，多次战胜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军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部队。在 1689 年 8 月开始并持续到 1690 年 6 月的整个军事战役中，法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经常超过 100 比 1。

让上帝兴起，让敌人四散。了解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瓦尔多派在整个围攻期间都过得轻松，也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绝望地挣扎，而是意味着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将在全副武装的敌人手中幸存下来，免于死亡。最后，我再次引用阿尔诺本人的话，当然必须承认，在他们所有的困难和危险中，全能者拯救了他们，让他们赢得了所有战斗的胜利，在他们胆怯时支持他们，在他们似乎一贫如洗时为他们提供必需品，并最终激励他们的王子公爵，让他们恢复他们的传统，让他们恢复对教堂的真正虔诚。

如此令人惊奇的事件证明，法国和皮埃蒙特军队只得到了罗马的虚假祝福，罗马自诩为人间之神，而瓦多伊人的军队则得到了伟大的上帝的祝福，上帝是万王之王，他的权杖不委托给任何凡人。感谢永恒之神，他选择瓦多伊人作为这些奇迹的工具，似乎认可了他们的宗教，所有得救的人都会服侍、尊敬和服从他。阿门，阿门。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教学。这是第 12 节，全副武装，亨利·阿诺德，光荣回归，1685 年至 1690 年。